通鑑紀事本末

第廿五册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六函	四架	五二號	四二册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爲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浹吏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

或作及

明治九年購求

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彪深掌官爵元文遜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縞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

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爲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巨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爲秘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爲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

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令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以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宜以上應天道幷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太被親

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在暴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瑜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幷州孝瑜脫塊鎣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鷄

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鷄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爲及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擿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又襲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遜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遜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

以燕壽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凉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父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

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
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
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
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
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
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
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
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
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
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
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

無等字並作俱

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
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
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兒
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
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
若出臣正是前翳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
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
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眞出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
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
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
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

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叡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且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寃惜之、復以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孌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秆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

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史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后令萱報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諧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騎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與富

下瑯邪上宜空一格

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彦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爲尚書令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生不審省而可之儼詐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幷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還軍士護送儼還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

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毋子毀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怕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騎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援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圍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

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輩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兒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

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鄰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濛濛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

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摧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亡盲老公指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兒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亡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禮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

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習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幷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刑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

日作白

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廷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廷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婎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

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又斜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

急事閒有湊字

沖作沖下同

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
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常先引長鸞顧
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謔常
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
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齊
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
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
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龐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
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幷坐及令萱猶

閣作閤

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
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
丞令嘗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
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
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
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
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
宴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
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
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
閣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

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鄭子恩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慇懃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諫

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畢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晉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亶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幷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

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
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澁吶不喜見朝
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
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
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
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
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
晉陽西山爲太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
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
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爲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
負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
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寵任陸令萱穆
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爵長賤陳德信
胡兒何洪珍等幷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
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虐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入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
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
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
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鷄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
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

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斂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
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斂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
命邊鎭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莊國于翼
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
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
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
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
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
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
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軸關方軌而進兼
與陳氏共爲掎角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鴟又募山南驍

無賦繁役重四字

有作見

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幷晉之路凡此諸軍仍
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
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
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
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鴟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爲貯積募其驍悍直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
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
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
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湎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直作立

場作場

驛作馹三下有日字

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弁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衊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韜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

位作任

前三軍總管招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昭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使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彊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

用作有

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縱兵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永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乙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枘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撫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蹙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

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爲
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
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
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待有
備百姓安業彊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
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
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
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馬氏公尹升步騎
五千守蛾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
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
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

昌王尉相貴嬖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
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曰自汾曲至城
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
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
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梯櫓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
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刼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
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
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
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
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

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原伐柏爲菴以
立營樁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
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鷄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
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
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
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
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
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
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
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
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

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
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周室二
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
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
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
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王壁齊師遂
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仍而
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崔梁士彥
忼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
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
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遥爲

無憲字

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馬叔妃觀之叔妃糚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叔妃欲往觀之齊主恐脅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叔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舟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

無者字疾作病

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礮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郎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馬淑妃並騎觀戰東偏

小邽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宇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德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其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

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尉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王欲留安德主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君臣皆以爲不可

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邪齊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

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幷州兄自取之見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歛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中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邕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

無和阿于子四字

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置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禀邕自以宿舊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慚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屢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莫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沈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

軍作師

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豎千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柜城東自帥衆拒齊主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

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隆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爲主奔波闕東鸞掁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懐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

初作鄴注以爲誤　狗作拘

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臺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狗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滻只鼓行逕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宮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鷄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狥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

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矣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隆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督之以戰若不捉則禁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及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及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潼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

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啟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

攷作階

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張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卽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

上之作至

報永業憤慨又聞幷州隋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鄴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討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覺周師之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橐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村尉暹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

幷作諸

故舟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幷爲改葬子孫各隨蔭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舟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幷可毀撤瓦木幷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匿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貴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且諸執事戰

無今日得死四字

非上計無得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軼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許出衆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懾其威聲皆望風沮潰勿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隆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援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

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幷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

政作正
之作至
無等字

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

緯爲温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傳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使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竝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冒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剔斲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幷鄴諸堂壯麗者準

十月上當有冬字

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温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楯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齊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貴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

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 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乃還、據和親、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父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太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

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佐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識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遣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

禁下有酒字以作赦

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能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晉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始作初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朝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會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

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瞻戲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僚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柩號慟躃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

衣冠太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太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太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聶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縗絰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六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毀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

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鬱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半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枝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鳥丸軌字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

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鳥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閽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

不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是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幷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皷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公卿皇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

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大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紙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

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竝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温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遍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幷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温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成天宮禹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皃俛伏如

無時周以下至元帥十四字

道下有假字

五后閒有皇字

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聞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鷄及碎尾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夏五月、周楊后性粲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毋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將軍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音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父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已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鸞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譎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

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謇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逑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慘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遍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遐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皇太后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爲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邢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

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
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
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喜暮御
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
若爲逑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
裘慘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
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
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
在宗英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
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遐人之儀有死而
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
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
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
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
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
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
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皇太后
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
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
大丞相秦王贊爲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
受顧命使邢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
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

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鐵弁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鄭譯慮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華宣帝奇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又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

命作令

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堯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揩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

于作於

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懼、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面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勇勠、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

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閬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
郯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
文述武卿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
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
部中大夫楊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
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
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提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
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
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幷其三子掩五王之謀
不問以秦王贊爲大家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庾子以柱國
梁睿爲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

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
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
公曾申州刺史李惠秉楚州刺史實也利進潼州刺史曹
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
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
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孫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
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壘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
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
大將軍宇文威攻沐州沐州刺史烏尤尼等帥青齊之衆
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
號八萬軍於蒼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由州攻永州拔

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幷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表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鏁金帶遺堅十三鏁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千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于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狥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已酉周以杜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

心腹倒

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
晉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詬之
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
衛招賜之酒曰五邑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僞
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
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
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
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
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
扶堅下牀趨走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
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

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
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帝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
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
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
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
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饋
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
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
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
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

無永字

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謂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

無以字

難作艱

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充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弃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

無曰字

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韓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熲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桄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鏖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

無兵字

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鬬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變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幘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過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勤惇祐東

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逼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旌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覓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性忮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梁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疏之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

無言無不從四字

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譴、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奔、

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慈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慈等破之、會梁睿至、慈等遁去、睿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慈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慈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叙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賛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隨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隨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

傳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貴亦勸之於是周王下詔遜
居別宮甲子命兼大傳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煚奉皇帝
璽綬禪位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衮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
御臨光殿服衮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
冊祠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
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
生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
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
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
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
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
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
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
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立王后獨
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爲
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爲
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
冲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
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
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
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
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頻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贇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宛德林由是品位不進、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闕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懼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欵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竝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

可礪之甲寅上殂會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劒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劒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毋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刳藥刀斫太子奮得免叔堅手捻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

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謜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麟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狥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十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援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奔散唯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

無叔陵二字

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竝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帝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鄒伾典籤俞公喜竝伏誅暠叔陵舅也伾諒宥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病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

堅上有叔字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議出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獻媚賤日月以求福或上書詆訾其事帝召叔堅因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旨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

己、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隱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見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

閑作詳

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
德之兢言其善又有獻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
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
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
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入閒有一言一事
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
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
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
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
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

虛空倒

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
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
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
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
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
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
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大市令暨慧景爲尚
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衆皆
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
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
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

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敢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媟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羅厩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忠可改則臣忠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禎明元年、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熲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熲卒乃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境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宛再拜請罪隋主

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盡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才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陽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毓州刺史崔仲方等上書言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討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艦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萧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艇艦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

無上等字

無對字

之宮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綵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賈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賓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林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父安平王崇弟義與王瓚來奔

先是隋微梁主入朝梁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

二作三

下廬州作廬江

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闚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冊慕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勸州刺史王世積出勸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害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湎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頻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無兵數千人四字

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竝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冒慰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

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啟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啟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游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里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猶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皇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皇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

事作士畫作日等作輩

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竝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孔範都督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者閣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勣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勣口陳人大駭隆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伏官追此事

足食足兵互位　無等字

機邪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疆埸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又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

郎一出擊之任忠即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常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克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貟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入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奮交

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官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

閣作閣下
叩閣同

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
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
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
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言自有計從官人十餘出後堂
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
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
欲下石乃聞吁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
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
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
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
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

涕泣作流涕

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
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
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
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
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
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
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
擒虎相詢梃及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驛車
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
康熲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
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無也字

於青溪德弘還逐報廣緩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頗內成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頖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

荀作荀

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

其鼻以求功賞既而墮帥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
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巳蚤
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
三作二
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素
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
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
無軍字
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吾悅
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巳
漢作州
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是
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
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

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
無移書二字
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巳亡移書
無等字
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等諸郡
太守皆諸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
廢淮南行臺省陳吳州刺史蕭摐能得物情陳亡吳人
陳作柵
推摐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
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摐弃軍拒述述軍且至摐立
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
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摐大破之又遣兵別
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奔東城走摐以餘衆保包山燕榮

入下有城字

擊破之璵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塚
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璵皆送長安斬之楊素
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
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
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
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
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
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
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
暉信之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
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衙

崇南上宜空一格

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
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
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
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
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
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
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
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
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
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洗愛之子也
衡州司馬任璟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

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堪奏官去環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頭委以後事三月已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侯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並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

無城字

廟作殿

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竝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一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

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獨作每

無魯廣達至而卒十七字

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詣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和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及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畧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

史中丞沈璀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泄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璀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璀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

無褌字

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貲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歎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允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頻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頻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頻父賓、

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幷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頻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

謚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器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亡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

一枚幷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
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
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
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
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
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
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在土作貢別
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
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
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

無知之二字

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
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
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
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
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
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敗用縑
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
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眉隆起
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

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睨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相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奏爲壽州刺史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廣晝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起作啓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及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

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覩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其潛殺之耳、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厭人、村室屋甲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樓、巽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

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

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旣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伏衛如入敵國我爲不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

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薑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太作大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廢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殊勸我大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慙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喚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奢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二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日僕射以下吾會戮一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

書作常

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文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主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悲默長寧主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悵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

官作臣

無竝爲庶人四字

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閹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仁率吏令胥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至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

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鄭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鄭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頗請覲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

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嬖倕所
蔽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
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
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
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
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
大將軍劉嵓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
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
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
心作忠
七月作戊子

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
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
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
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
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
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府幕敢不盡心聖上
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
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
王孰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
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
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

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樸裹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毒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二姓名、仍云請西岳慈

無神兵二字　祥作神　稱作攜無且字　辦作辦

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左道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幷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僚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甘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小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

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寘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父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頻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

會下有處字數千倒

意作旨嘗作甘

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擅紳之徒屬其
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骨肉冬澍榮枯由其脣拗
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
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
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
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
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
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
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
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
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
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
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
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
細竝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
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竝握手歔欷丁未崩于
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
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
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
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

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宛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幷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

邊高祖使諒鄭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名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雉耳何用腹心爲王頲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發惑守東井儀曹鄴入傳奕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及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頲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

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及將誅之總管府兵
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
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選驍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
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
行雷擊頓於覇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
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
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
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
略燕趙杜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杜國紇單
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
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載竇雖詐稱諒宮人還長
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兵和覺其
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
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
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
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
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
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
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
其將劉暠龔暠擊斬之諒復遣裔鍾葵帥勁勇三萬攻
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
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

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王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閡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践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拜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若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勃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克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

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卽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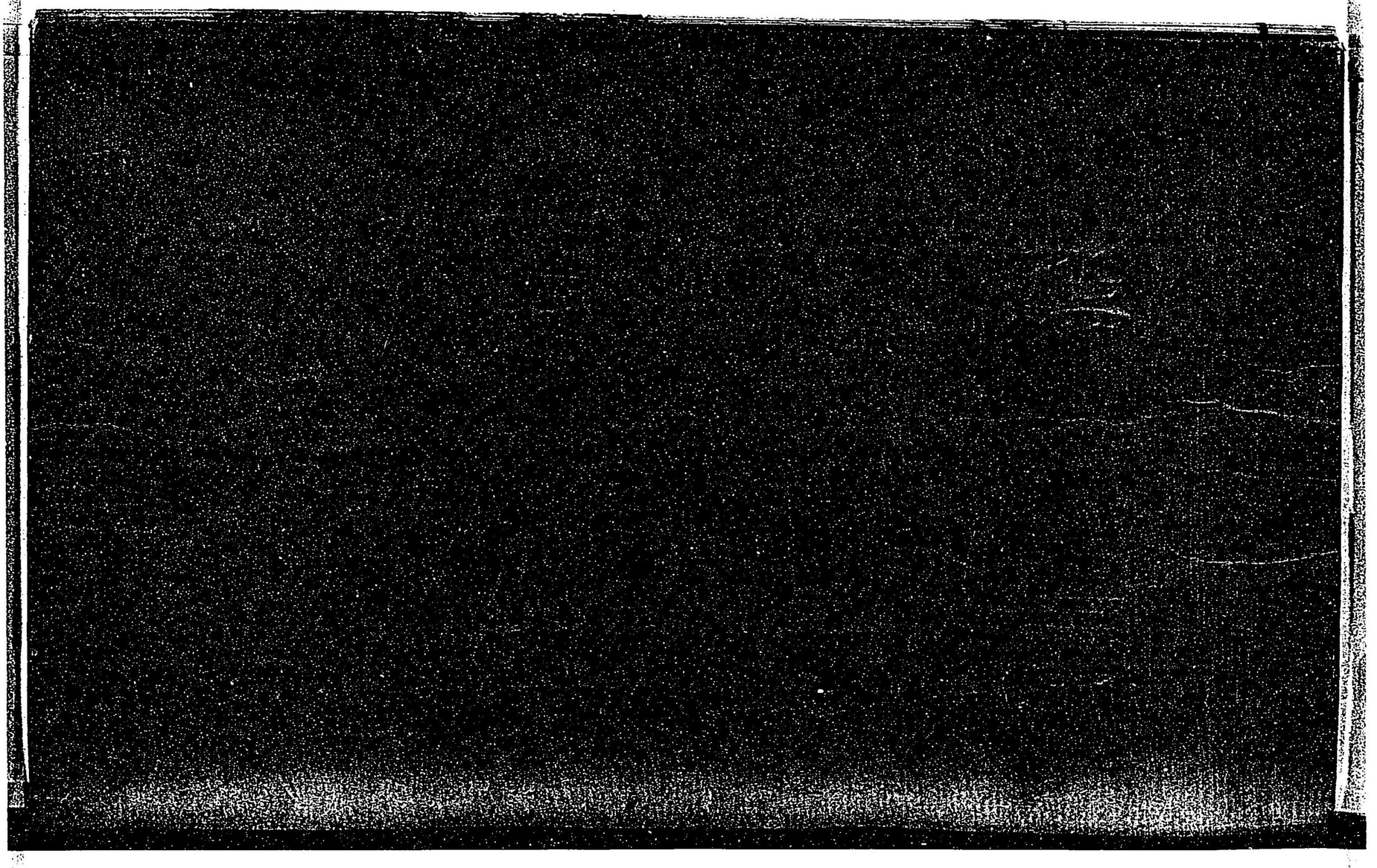
無楊字

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基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

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涼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涼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涼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涼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

而作爾

戰多願守營因而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頒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頒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頒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幷獲頒尸梟於晉陽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内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愼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154
42
34